

欽定史記

百之百卷  
九一四一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

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本燕人樂毅之後

姓巨公名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

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集解徐廣曰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

等數千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

當蟲出

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

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

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集解徐廣曰九年十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

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旣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

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

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音搏怒之曰王非若主

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王財物所藏也

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

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魯

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魯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

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墻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

坐暴音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

乾隆四年校刊

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

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

集解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

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

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

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

都尉

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

正義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

正義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

集解徐廣曰劉

屈釐時爲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

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

山國

集解徐廣曰涇城縣名也正義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旣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

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諫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



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

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整屋縣西界

也駱谷間在雍州之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剗道也

安以爲武

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

安留代

人爲求盜亭父

郭璞曰亭卒也安留武功

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爲亭長

表云十里

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

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少卿安字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

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爲三老

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爲親民

出爲三百石長

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

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

青也

從此兩

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

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也

將

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

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

益州地

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

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

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  
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  
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

駟案  
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

石慶謂

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  
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  
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  
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

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集解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

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

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

之以爲任安爲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

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事何也

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

我其鮮好者

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

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

史記卷一百四  
列傳  
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  
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  
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  
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袁州曲阜縣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  
曰疑苑中卽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遷拜爲司直○

臣照

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

東巡還乃拜爲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

臣照

按此三

句中必有訛脫旣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寃而更族誅乎况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臣照

按

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容

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  
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  
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王劭云鑿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

盧醫也

勃海郡鄭人也

集解徐廣曰鄭當爲鄭鄭縣名今屬河間

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

索隱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

正義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隱者蓋神人也正義過音文

扁鵲獨奇

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

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問音閑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索隱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

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

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

一方人

索隱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

**癥結**

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脉經云左手脉橫癥在左右手

脉橫癥在右脉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脉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

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 特以診脉為名耳 反劉氏音陳忍反司

馬彪云診占也 為醫或在齊 正義號盧醫今濟州盧縣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

鵲當晉昭公時 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

在定公之初 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 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 大夫皆懼於是

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

也 下云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也 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

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

乾隆四年校刊

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

音釋言適

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

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正義晉定公出公哀

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

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范魁地名未詳正義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爲衛也

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

而亦不能有也董

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

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卽晉

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

虢太子死

案傳

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

郭之太子也

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喜音許既反喜

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古言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

中庶子

曰太子何病國



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

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

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魘而死

索隱魘音厥正義釋

名云魘氣從下魘起上行外及心脅也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

日收乎曰未也

集解駟案收謂棺斂

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

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

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

索隱音史附下

又音跌正義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

正義上音禮下山解

反鑿石橋引案杭毒熨

索隱鑿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爲按摩之法天橋

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梳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一撥見  
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

病之應因五藏之輪

索隱音束注反正義八十一難云  
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

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  
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邱虛胃之原出於  
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  
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輪爲原  
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輪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  
日揲音舌索隱搦音爪幕正義以爪決湔浣正義上子  
女角反揲荒膏荒也其闌幕也錢反下胡

管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

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

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邳視

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

正義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

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則望色正義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

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聽聲正義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

面色赤脈當浮而短而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

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

其陽正義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

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

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

至衆不可曲止也素隱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

也所在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

張正義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

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

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

國寡臣幸甚索隱謂號君自謙云已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

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

臆索隱上音皮力反下音億魂精泄橫流涕長潛集解徐廣曰一云

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潛音山長潛者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眵索隱音挾眵卽

恒垂以承於曉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

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

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瀉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

滑而長此謂陰中伏纏緣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

脈也恐非中經維絡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

此義也陰維之別下於三焦膀胱道氣之所終始也上

脈也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

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

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於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

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絃也會氣閉而不通難

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

會高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紐女九反素破陰絕陽

之色已廢日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瞻藏也

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

也良工取之

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

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三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拙者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索隱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

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臚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

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

正義格彭反

熨兩脇下

索隱案言

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集解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

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腠音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

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

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

而醫之所

病病道少

徐廣曰所病猶瘵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

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



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

必二反 痺音

來入咸陽聞秦人

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

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

地志云括

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春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

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

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

子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

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

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  
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案隱傳音

竹戀反傳  
乘傳送之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案隱緹音帝  
縈音紆營反

乃

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案解徐廣曰  
一作贖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  
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

案解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  
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卽位十三年除肉

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遷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集解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

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

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

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

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  
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

集韻 馴案奇音羈咳音該 正義 八十一  
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

躄有陰躄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  
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脈指  
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脈用兵  
二十六卷許慎云脈軍中約也

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卽驗  
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已爲人治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  
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

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卽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駟案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癘腫

於恭反

七如反

下之

後八日嘔膿

正義女

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

卽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

濁

徐廣

而靜

徐廣

此內關之病也

難云關

遂入尺爲內關呂廣云脈

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

時者

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

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甚

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

其

病主在於肝和卽經主病也

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脈長

病於筋肝代則絡脈有過

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

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

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

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

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

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

徐廣曰一作電又作猛

躁而經也此絡陽病

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

脈盛者爲重陽

直隴反重音

重陽者邊心主

集解徐廣曰邊音唐邊者

邊也謂病邊心者猶刺其心 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高爲中焦也

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斃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

上音勇下音誦所諫反鄒誕生云疝音仙字

令人不得前後洩

洩音所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

飲

禁反於

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

徐廣



曰右一作有

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

謂右手寸

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

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

惟癸反

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

密州縣

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

音牽

車轅未欲渡也馬

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

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卽爲

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

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  
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解  
徐廣曰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  
一作蠶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

索隱痺病也  
音直脬音普

交反字或作胞正義痺音單旱也脬亦  
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

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

病得之流汗出溲

索隱劉  
氏音巡

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

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

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

正義沉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

浮

之而大緊者

正義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

病主在腎

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

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

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

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治法曰後三

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

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

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

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平脈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

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鑊

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

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

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

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

明山巖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狂

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正義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龍魚河圖云

大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

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

集解徐廣曰一云來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來

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

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緊小

正義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

正義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

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

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

集解駟案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下云飲食下噎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

風也迴風者飲食下噎

集解駟案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法曰五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

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

集解駟案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

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

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卽爲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鼯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

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

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

灑音上咸反正義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灼音常灼反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命婦名也衆醫

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陰脈臣

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

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  
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  
之動也

蹶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  
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案是王之阿母也

者自言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

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言尋卽已止也病得



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  
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  
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  
能爲所是案法新

集解 徐廣曰所一作取 案當今之四千七

往年市

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

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  
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

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廁嘔血死

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

赴又音步北反

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

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

正義齩邱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齧之缺朽也

臣意灸其左

太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索隱乳音人喻反乳生也

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葭藶

正義浪岩二音

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

索隱旋乳者言迴旋

卽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

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索隱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闔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

集解徐廣曰殺音蘇葛反上善殺蘇亥反

察之如死青之茲衆

醫不知以爲大蟲

索隱卽蛭虫也

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

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

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蹶逆氣上也爲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亡本反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

拊音附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又音撫

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

濡溺也病方客在腎

欲溺腎也

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

日天雨黃氏諸倩

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

假倩也倩音七姓反

見建家京下方右

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

卽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窺以藥

謂以燻之故云窺

音七  
亂反

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

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

音凡 汜

衆醫皆以爲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

音廣 日 螻音饒

音饒 檟 舊音遶 遐

人腹  
中短虫

螻瘻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

以芫華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鄂案音鬱  
又如字

篤不發化爲蟲臣

身言卷一百五 列傳  
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

髮

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

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螻首言髮如螻蟥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隘輒後之

徐廣曰如廁

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

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

案關者姓也爲都尉一云關卽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

宮闕都尉掌之故曰關都尉也

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

番音芳遠反

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

集解徐廣曰  
合一作占

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

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

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

音必亦

反猶聚也

而宛氣愈深

音庚愈

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爲重困於俞

集解徐廣曰  
音始喻反

忿發爲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

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

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

集解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  
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爲齊

王卽位十一  
年卒諡孝王  
衆醫皆以爲蹙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

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

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

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

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

沓風沓音徒合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音廣

日一作脊音才亦反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卽死今

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徐廣曰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法

反一作及

反一作及

反一作及

反一作及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

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曰牡疝

上音母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鬲下上連

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

嘔血死處後蹴踔

徐廣曰一作踔上反下九六反謂打球也

要臞寒

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

旦日明

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

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

得番陽

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

番陽入虛裏處旦日

死一番一絡者

徐廣曰絡一作結

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

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

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  
 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  
 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  
 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

集解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

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

義以名

左右

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

義以名左右

術數

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  
三  
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  
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  
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

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  
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貧

集解徐廣曰一作貧又作

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

謂好能傳得古方也

臣意卽往謁之



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集解徐廣曰法一作五

臣意悉

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

愛公所

言於意所不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

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

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

處

上音閑下昌汝反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

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

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

其方

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

楊中倩不肯

音七見

反人姓名也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集解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

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  
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紫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言意儒德慕聖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朱邑徐廣邑學臣意教以五診

謂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學

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素問云奇經八脈

名之曰當論俞式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

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  
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

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

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

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

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

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

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

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

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

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

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

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

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三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

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織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

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身其從官三千

六百人也為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  
 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  
 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二千六百人  
 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  
 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  
 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  
 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  
 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  
 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  
 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  
 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胃重二斤  
 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  
 穀二斗木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  
 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  
 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  
 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  
 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長  
 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  
 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

九合勝橫也脫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嚥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嚥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嚥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卽廣腸之門又名臆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爲六陽故云五六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爲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胷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

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  
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  
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  
咳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  
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爲二十四并督  
任兩躡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  
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  
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  
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  
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  
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  
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  
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  
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爲  
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  
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  
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爲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  
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  
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卽木下百刻亦畢

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也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號嗣尸魔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効驗多

狀式具

于篇



史記卷一百五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扁鵲倉公列傳號太子死○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  
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韓

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

竈八拭之陽

說苑作軒光之  
竈八成之湯

子同藥子明炙陽

說苑  
作子

容搏藥子  
明吹耳

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蹙  
之病使子明吹湯子儀脉神子術按摩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咲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臣照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

鵠之脉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二  
復醫也索隱大繆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

臣照

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史記卷一百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吳王濞列傳卷四十六

案濞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  
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  
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  
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  
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王濞者

案彭濞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廣曰仲徐

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

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

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

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郡水之陽音合高帝十一年秋

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

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

破布軍蘄西會甄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

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填音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王

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名濞相之謂曰若狀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

案德拊音撫

告曰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案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駟案應劭曰

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

東南疑書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

世不賓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

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

潁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案韋昭曰今故章

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案鄣郡後改曰

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

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潁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

水爲鹽以故無賦

案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案按既盜鑄錢



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 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

入見

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

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

索隱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

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

吳王愠曰

愠於問反怨也

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

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

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

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溲不得行使

人代已致請禮也。音淨子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應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

爲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

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

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

不祥故當赦。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案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

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

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正義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爲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改爲讎乃戍邊一歲

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集解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

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

正義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

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

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郟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案卽山山名又卽者就也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黽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

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

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

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

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集解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

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誅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

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

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

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

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

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

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  
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  
張草

反

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

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

劉氏

瞿音九具反說  
文瞿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黽錯熒惑天子侵  
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  
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

以起也

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

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

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

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集解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

景王之子

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

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  
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  
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  
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

集解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

身自將

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  
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



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徐廣曰荆王劉賈都

吳吳王移廣陵也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

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

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

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

訊治以僇辱之爲故

劉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按專以僇辱諸侯爲事

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

亂天下

音挂註

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

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

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

身從諸王越直案音值長沙者案隱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

沙以北案解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案

沙以北也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

西走蜀漢中正義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

晉關蒲津關今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博音專謂入蕭關

今名隴山關在  
原州平涼縣界

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

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

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

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

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

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

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

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

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

法

漢書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

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

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  
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  
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  
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  
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音直削奪之  
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

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  
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  
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執計之乃拜盎爲太常

正義令盎爲太常以  
示奉宗廟之指意

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

集解徐廣曰名通其

父名廣駟按漢書曰吳王  
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

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廟宗正輔親戚

正義以親戚之  
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

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  
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  
帝尙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

正義上音乘下竹總反

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正義輕正反

不能久方今

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

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

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正義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

輕兵

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

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



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

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

正義地理志云城陽

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

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

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

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

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

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

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

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

集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

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  
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

集解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  
正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

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  
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

所置

正議置  
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

正議在宋州寧陵  
縣西南七十里

乘勝前銳

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

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

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

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

集解徐廣曰楚相張尙諫王而死

按羽尙弟也乃

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

會下邑

集解徐廣曰屬梁國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

正義欲戰條侯壁不肯戰

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

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

越

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卽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

東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韋昭曰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鏃殺

吳王

孟康曰方言戰謂之鏃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

之也

正義

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

辟聚北今入平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

名爲

盛其頭馳傳以聞

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張勃

相唐

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

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

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

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棗飲

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

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

集解徐廣曰姓韓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  
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  
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  
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  
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  
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  
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  
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

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

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

集解徐廣曰一云自殺

國除納于漢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集解駢案言漚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郟陽

侯省音所幸反 案 慮 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郟陽侯也

能薄賦斂使其

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案 慮 謂與太子

爭博是爭技也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䟽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  
首反受其咎豈盜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成提  
局驕於携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  
禍卒取  
奔北



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卽使人鋌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案地理志

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

正義喜賓客

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

正義百官表云詹事

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  
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寶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  
門籍不得入朝請

集解駟案律諸侯春朝天子  
曰朝秋曰請正義請才性反

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

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  
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  
宗室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  
室也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

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

集解駟  
案漢書

曰寶嬰  
字王孫

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乃言袁盎樂

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

過輒令財取爲用

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

金無入家者寶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

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

七國兵

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

將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

四年立栗太子

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

使魏其侯爲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龜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

處音昌女反

而不朝相提

論

徐廣曰提音徒抵反

提音弟

是自明揚

至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

人又火各反

螫音釋謂怒也漢書

則妻子毋類矣

謂見誅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

臣有愛不相魏其

猶惜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

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

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案隱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

案解徐廣曰一云諸

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

未貴往來侍酒魏

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

案謂晚年也

蚡益貴幸爲太

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案解應劭曰黃帝使孔

篇書槃孟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

賢之

案解徐廣曰卽蚡同母姊者

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

年

案解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卽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

侯

案解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

案隱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

王臧

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案隱謂除

關門之稅也

以禮爲服制

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

以

興太平舉適諸寶

案隱適音直革反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

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

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集解韋昭曰欲奪其

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

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

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索隱按謂仕諸

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

武安者貌侵

集解韋昭曰侵音侵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

也音核

生貴甚

索隱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

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又以爲諸侯王

多長

集解張晏曰多長年

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

相

正義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

疎謬又改臍爲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六會于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

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  
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瀉  
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  
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之腹心親戚也

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

案痛甚也欲令土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

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土非也

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爲非也當是時丞相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

案漢書百官表曰少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

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秦

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燒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

田園

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

旃

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

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

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爲將軍

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爲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駟案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

灌孟年

老頰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

歸奮曰集解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

吳將麾下正義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

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

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

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頰陰侯言之

身說卷一百一 死何

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

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

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

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集韻音為曰飲

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

索隱搏音搏謂擊之

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

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

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

諾索隱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  
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

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

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

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

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

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

爲引重

張晏曰相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



孺過魏其侯

案漢書曰灌夫字仲孺

會仲孺有服

案服謂期功之服也

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

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

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

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

曰夫以服請宜往

案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爲解

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

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

未敢嘗食武安鄂

集解徐廣曰一作悟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

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丞相

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丞相不起夫從坐

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

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

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

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

易忍且待之己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

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

夫魏其元光四年春

集解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

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

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

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

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

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

郟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

集解如淳曰上

酒爲稱壽非大行酒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

餘半膝席

集解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灌夫不悅起行

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

貴人也屬之

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畢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

酒次至臨汝侯

集解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

是改封也

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

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

集解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案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

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

東西宮衛尉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

今衆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

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除地案小

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

案韋昭云言不避

死亡也漢書作穴匈

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集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言

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

其家

集解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

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

集解如淳曰東

朝太

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

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

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集解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

地知分野所在也

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閒

集解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

與帝吉凶之期

紫

碎普係反倪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

十一

大功

集解張晏曰幸爲反者當得爲大將立功也贊臣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

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

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

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案包愷披音疋彼反

正義鋪被反披分析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

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

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

趣效轅下駒

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  
日小馬在轅下  
應劭云駒馬加著轅

局趣纖小之貌  
按應說爲長也

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

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

也而人皆藉吾弟

案晉灼云藉踏也以言蹂藉也

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

集解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  
正議顏師古云言徒

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

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案說者脫也

上謝曰俱宗室外

家

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

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

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

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爲首鼠兩端

駟案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板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案謂共

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

日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

案小顏云柯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夫魏其毀君君

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

門辭舌自殺

案說文云辭齧也士白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讐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穎川事故魏其不對爲欺謾者也

欺謾劾繫都司

空

也

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

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

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

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案如淳曰大

行主諸侯官也

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

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

詔書獨藏魏其家

家丞封

案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

棄市五年十月

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

賈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

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痲

痲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

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

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

集解張晏曰蚘僞作

飛揚誹謗之語

故以十二月晦

集解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隱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

論棄市渭城

咸陽

其春武安侯病

正義其春卽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爲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爲終周建子爲正月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二月正月爲三月二月爲四月至十月爲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

專呼服謝罪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

使巫視

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集解徐廣

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

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  
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

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

義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褕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

短衣入宮不敬

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建元二年

武安侯爲太

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

案武帝以魏其

灌夫事爲在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

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三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  
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宮事竟不  
直寬哉

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  
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公年  
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臣照按諸

郎卽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  
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  
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  
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

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  
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

貴甚言蚡生而爲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

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  
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  
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  
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禿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墓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目喜集解蕙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旣反○臣照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集解徐廣曰在汝潁之間索隱漢書地理

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城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

未知孰是也

後徙睢陽

正義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

於騶田生所

索隱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爲中

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

界

案隱將音  
醬扞音汗

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  
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

案解徐廣曰景帝  
姊案案卽館陶

公主正義如淳  
云景帝妹也

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

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案隱省音仙井  
反省者察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

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

王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謂關中也又云  
京師在天下之中

而諸侯擾亂一

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吳楚以故

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

責望梁王

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

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

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丑亞反。誇也。漢書作媯音火亞反。紆音寒孟反。驅馳國中

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

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

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

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  
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抵音丁禮反  
蒙縣名屬梁國也

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  
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  
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案謂不足與繩持之

治音持也

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

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

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

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

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

悅漢書作林說文云林誘

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  
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  
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  
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  
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  
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  
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

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

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

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

許慎曰魯之縞尤薄

衝風之末

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動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



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

集解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

壹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

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

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

餘萬騎入武州塞

集解徐廣曰在鴈門崔浩云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

集解案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

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

六博之梟矣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

正義司馬續漢書大云輕車古戰車

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正義李奇云監主諸屯

太中大夫李息爲材

官將軍

正義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

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

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

正義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

於是單

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

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爲漢所賣

正義幾音祈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

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

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禊取辱耳

集解

徐廣曰禊一作祗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

顧望軍法語也

案

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

恢私行

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

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

貪嗜於財然所

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邳他皆天

下名士

臧固邳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

亦舉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

蹇

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

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

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

擊匈奴

集解 徐廣曰 元光六年也

出上谷破胡龍城

集解 駟案 龍音龍

將軍

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

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

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

將軍屯於漁陽

集解 幽州縣

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

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

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

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

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

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卽漢古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

集解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

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  
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  
主臣節  
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  
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  
後此云求爲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  
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

臣照

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

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  
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



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汗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字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爲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

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

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

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

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

案

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

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

案

張晏曰爲武騎郎將

案

小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

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

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案 文頴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徙爲上谷

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

案 案 昆音

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

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

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廣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

騎數十縱

集解徐廣曰放縱馳騁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射音石還謂轉也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

必射雕者也

集解文類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隱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

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

正義其將乘白馬而

出監護也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

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  
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  
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陣

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  
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

曲曲有軍  
候一人也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便音  
頻面反

不擊

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飯  
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刁音貂案荀

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  
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鐃卽鈴也埤蒼云鐃溫器  
有柄斗似鈔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案小顏云凡將  
軍謂之莫府者蓋兵

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  
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爲大非也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

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  
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  
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  
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  
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案廣

曰一云抱兒  
鞭馬南馳也

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

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  
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

穎陰侯孫

案孫灌  
嬰之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案百

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  
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



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

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集解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

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

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集解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

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

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

集解

如淳曰臂如猿通肩

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

集解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

正義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爲戲竟死

索隱謂終

竟廣身至死以爲恒也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

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

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

首虜率以功爲侯者

集解如淳曰中猶充也

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

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

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

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

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

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

大黃射其裨將

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

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

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

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  
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  
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

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  
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

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

案以九品而論  
在下之中當第八

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  
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  
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

索隱謂不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在人後也

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

徐廣曰主爵趙

食其爲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

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

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

得當單于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

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案

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

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

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令廣如其文

牒急引兵徙東道

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

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

索隱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

軍亡導

或失道

索隱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

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正義絕度也南歸度沙幕

遇前將軍

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

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正義

言委曲而行迥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

系隱媽或音儂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

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系隱墻音人絹反又音乃焮反

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義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

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  
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索隱小顏云令其父

恨而

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

索隱劉氏音尙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

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死

集解徐廣曰元狩六年

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

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  
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  
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

集解徐廣曰屬張掖

括地志云居延澤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

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十四里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

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

山  
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  
案晉灼云在西域

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

山  
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

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

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

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

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  
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  
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旣  
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  
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悛音悛悛音悛

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

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

案隱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

辭能有所感而

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忠心信物故也

索隱述贊曰後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

將天下無雙

史記卷一百九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  
醫巫高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  
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  
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  
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